

三垣筆記

附述上



興化李清記



帝為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  
 園中有二井相離甚遠帝戲汲于井得金魚一  
 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知其  
 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帝猶在冲齡忽問曰這箇官兒我  
 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

其言為識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帝  
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帝從戚畹周奎處作  
麥餅袖而食之  
帝即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  
事體乾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  
帝感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  
免

帝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  
欲殺之忽內宮羣譁置不可止帝問故曰崔官  
兒好人理不應殺帝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  
臣為首數人皆杖殺之

帝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  
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帝意帝曰此便是召  
對了麼

帝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獨目為

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帝曰太宗掃盪羣  
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  
之美

帝初即位侍御倪文煥以附逆樞崔呈秀削奪  
歸時同鄉中書喬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可  
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  
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小人

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箇君子

清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及臺省  
部郎皆與經畧熊廷弼構且羣推愚率之巡撫  
王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廣寧必失河西必危  
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  
同辟人以為冤至遼東傳一書為輔臣丁紹軾  
等進呈殺廷弼者清曾見此傳俚淺不根而指  
為廷弼撰授尤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办僅及

頸半行刑者急以力逆割之慘哉聞紹軾與行  
長安道白日見廷弼踉蹌回寓腦裂死鶴鳴以  
阱廷弼卸罪生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門身  
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輔臣韓爌疏請歸葬  
有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等語公道如明  
巡撫王化貞副使立志充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日棄市  
亦云恠矣

侍御梁夢環先曾糾逆璫魏忠賢及巡按山海  
忠賢欲以查核錢糧致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  
憾戚畹張國紀以恭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  
田之種可疑二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官  
也帝嗣位依子罵父律絞是年秋決帝業勾其  
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旋入獄及復奏  
目取原疏對名方見勾而未刑者夢環也倉皇  
取之獄扼上馬至西市行刑

冢宰王永光當逆璫魏忠賢專權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侍御吳姓以其為司馬  
時不駁魏良卿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  
轉科負與都諫陳良訓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  
訓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叅補之

帝以庚午元旦視朝先于除夕忽悞傳免朝帝  
是夜于宮中內宴畢不寢竟升殿時惟輔臣  
溫體仁給諫馮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

門諸臣不得入帝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  
還宮及諸臣聞駕出咸倉皇入帝復升殿儀部  
吏佩元旦表典儀即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  
賀禮行遂取別省賀正旦表讀之中官命報名  
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凍書之出  
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醉如癡不辨天  
曙莫知何故也

輔臣錢龍錫萬曆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力

加頸上為一人奪去後在政府以督師袁崇煥  
誅總兵毛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帝震  
怒人皆危之龍錫獨坦然曰吾先夢在必不死  
刑戮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  
足人取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  
遂有流寇恠殺之禍

萊州之役城守甚固督臣劉宇烈主撫遣司李

屈宜揚往說之遂誑宜揚往城下請巡撫謝璉  
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曰不之信亟率郡伯  
朱萬年開城出又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因  
遣使請叱退左右有密言相告稍却兵衛而璉  
及萬年皆被執萬年誑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  
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乃以精騎五百押至  
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無生理彼精騎  
五百盡在此可速發砲擊之吾與俱盡亦不枉

此死耳揚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揚  
隨發砲擊死過半勢始大摧

乙亥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  
斃又下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少宗伯錢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同鄉少  
宗伯周延儒為帝眷注恐一列名枚卜則必不  
用謙益而用延儒延儒耻不與名言之給諫瞿  
式耜式耜厲聲拒之適宗伯溫體仁亦以故輔

沈一貫門人為時望所擢每立朝無敢與言者  
且資俸久在謙益上亦因不與心恨于是體仁  
延儒交遂合而謙益志高氣滿畧不介意始有  
召對錢千秋之事聞謙益等又欲攻去輔臣周  
道登故道登以體仁同籍亦從中主持當召對  
時體仁應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帝命錦衣  
衛拿謙益下猶躊躇不遽敢帝益怒故謙益卒  
不勝

郝景春官房縣令賊張獻忠始撫復叛來攻房  
城身自巡視有不用力者手刃之而景春亦懸  
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中者輒取去  
獻忠有一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為砲擊死其  
徒死者甚衆獻忠無如之何將退會指揮張三  
錫引賊入城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  
降不從呼其子鳴鑿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  
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耶乃與鳴

鑿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彼  
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  
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卒以  
懼之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  
不絕口遂見殺鳴鑿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  
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輔臣鄭以偉喜讀書然票擬非長其疏內有何  
况二字誤以為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撫按提問



帝駭改乃悟由是有館負須歷推知之諭又一  
日擬票縣筆不能下輔臣周延儒等哂之以偉  
嘆曰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教行致為後生所藐  
遂決意掛冠然竟卒于京  
侍御吳姓以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  
罪激厲將士討賊為務一切巡方舊套審錄等  
訪等項俱停守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盜賊不  
犯境民獲安堵者為最故按秦二十閱月賊未

過西安漢中一步

總兵曹承詔與總督洪承疇不協直指吳姓曾  
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軍  
何也文詔曰制府為人煦日小仁御士以詐無  
雄略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  
年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驎  
困于藍車仰天長鳴者也姓為疏題部下有功  
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

用

庶常鄭昂入京以輔臣溫體仁異調恐阻已入  
館逢人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為脅  
制耳實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為先發制人計  
而後倫詞臣之疏出  
給諫房之騏父楠輔臣溫體仁本房門生也之  
騏以國情改給諫實體仁力已復糾體仁欲自  
附聲氣噫寧吾為逢蒙自負其師耳

給諫宋學顯以聲氣自雄太宰田維嘉與牴牾  
一日學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  
顯方揚口謂客忽朝兵喧擁馬首曰高升矣學  
顯呶口不平維嘉揚言將封私書入告遂愬口  
出都

戚畹田弘遇所為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  
繩之貴妃脫簪求解帝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  
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帝鄭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  
命各舉所知時少宰張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  
切把持臣所舉皆所不喜吏垣都諫盧兆龍曰  
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不當方行糾劾帝然其  
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濟呂純如二人于  
是諸臣皆各有所舉已畢帝問世濟何如人輔  
臣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皆極譽之帝曰呂純  
如係逆案不可開端于是兆龍始首糾之而給

諫姜應甲孫晉言尤力已侍御張三謨金光辰  
等繼之惟掌河南道侍御羅元賓不言捷再言  
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帝曰既挂逆案  
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太  
力者為之內援純如之用帝意已決故皆蓄縮  
不敢言賴帝片語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云純  
如無頌疏逆案指為有頌實誤也  
帝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

會推代者少宰張提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  
有人矣衆問之以侍御吳姓對衆為不平爭論  
久之捷竟以姓名列疏上召對問何以撫山西  
姓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不能遏  
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此犯邊尚  
一二年後猶可預為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  
縣為墟黃巾赤眉寧減于邊患此國家腹心之  
病也 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滅山西逼近京畿

關係尤大無陳璘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  
等事帝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給諫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  
欲以年例處因疏糾少司寇蔡奕琛乃得免自  
此以聲氣推

帝篤好文學厲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  
義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以詞林文震孟答特  
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帝嘉悅之

給諫吳麟徵生平不受意旨言事與詞林文震  
孟最密一日震孟入謁出其懷中劾潤州張某  
奏藁風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  
孟歎曰去已而心敬麟徵

詞林文震孟一日入講見帝方加足於膝遇講  
中有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帝為  
踈然及入閣頗踈脫曾擬票某本不決密走僕  
持疏送給諫姚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體仁相

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比思孝親為  
清言者

少宗伯蔣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  
釐計祖制九邊及前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  
登保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  
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若心編纂  
而諸形勢要害及諸番部落今昔疏義有可采  
者亦附見焉合為總冊分為各鎮名曰併邊御

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賞 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  
吃賞各 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也  
鹽民運京運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  
其大綱以便稽核名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  
九邊六鎮兵餉總冊二本御覽簡明冊二本薊  
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本東協  
山永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衛考一本  
附成繼光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歷朝經歷及  
朵顏福餘泰寧枝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設昌  
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  
州鎮一本新設天津等各鎮漕河水利又附膠  
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至黃蜚始末考  
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  
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考二本附隆慶以來  
順義款育始末陝西固原延綏甘肅寧夏等各

鎮及河套考大同叛兵考真鑄考元昊考哈密  
諸番考不下數十餘本當進冊時已入閣矣  
文震孟入閣時溫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  
之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  
懷乃爾何云奸輔臣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  
何可信震孟不聽越十餘日體仁窺其踈脫凡  
震孟票擬竟發改震孟堅不從徑抹不用震孟  
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

幾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陞糾擬旨為民震孟  
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為民天下美事體仁持其  
語奏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見予當  
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為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耳先是輔臣周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  
與冢宰閔洪學深談歷指其疏比其疏尤甚笑  
聲徹外後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侍御許自表糾輔臣溫體仁疏詞林項煜所授

也煜以自表由明經拔必帝所注意雖糾必不  
處竟以此鐫級調用體仁長于心計凡閭中票  
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棼錯皆  
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駁改故  
諸輔亦服其敏練然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  
貴逆鱗其大病也

給諫張焜芳糾同少史堇單款揚州同袍鄭元  
勳所授也堇巡鹽狼藉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

甚詳然堇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  
憐之者

巡撫吳牲在晉語諸將曰予在行間久知兵事  
好還賊焚掠害民即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  
辜脅從即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  
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喪敗往亡有之諸將惻  
然牲乃製白旂二面每出陣脅從老幼婦女降  
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餘黨得直前殺賊一全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撫軍吳姓請旨移駐  
河上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  
吏逍遙河上姓駐禹廟坐卧廊廡與龍門對開  
牕則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於河邊  
倚山為壘多置火炮無事鑿冰有警則伏銳以  
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間未  
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

夜姓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為賊所  
窺此數日夜更宜嚴防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  
寨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  
次日賊逼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初三  
日漸徙而南復入豫矣姓不解帶者半月  
巡撫吳姓馳至代州募一肩輿携門厨二人詣  
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  
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尚不及環堵土垣器

伏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僉云自萬曆初年不  
復整理至今六七十年矣姓乃繪圖列所應修  
應增堡墩臺牆等上聞而督各郡縣丁壯委廉  
能官督其事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  
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飢荒巡撫吳姓疏聞中使賞金至語姓曰  
上覽公疏諭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  
列矣各捐所有徃賑之一日遂得三萬即刻差

遣上留心民瘼如此姓不覺泣下即約巡按同  
中使馳赴平陽察賑已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間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  
怨則均巡撫吳姓具疏授陸贄諫唐德宗事內  
云陛下投珠抵璧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  
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一陸贄臣深以為耻  
願概賜停止非獨為三晉災民請命已也不報  
乙亥文宗表繼咸官山西以名教為己任操履

矚然課士公明巡撫吳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間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薦繼成及與直指張孫振會藁不畫題已知教日前孫振批遺才諸生狀令繼成取送入場繼成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行乎嚴斥諸生孫振大怒且具疏叅論擅諸賍款汙蟻之矣

直指張孫振叅文宗表繼成奉旨革職解京寃問且謂繼成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囑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可為言不過降級了事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成以欺吾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囑託繼成抗直不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帝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輔臣溫體仁先對

曰臣等名忝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  
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帝顧六垣無應者獨給  
諫吳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  
正輔臣事宜開閣廷士持吐握之誠薦達疎遠  
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  
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  
雜主任使如吏部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  
何人帝曰善

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少  
司寇蔡奕琛受賄罪托嘉興司李文德翼力言  
于可聘而少宗伯錢謙益為最可聘心無適莫  
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黨邪叛正譏且尤及侍  
御吳甡謂甡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聞一言及南  
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帝因遠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  
詔赦其子如楨于獄時如楨坐經畧楊鎬失事

一案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為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莠州俗名野葡萄滋莠長丈許今夏枝節間忽抽新條口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為鳳為麟為龜為雀為魚為蟬為蛇為孔雀為鼠又有鸚鵡棲於架口上有盞口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口白衣黃面

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党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即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即無有副使曹應秋聞之急使人注取已為好事者取盡或親注得三美人一鸚鵡一鳳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姜州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間蝦蟇皆變鼠食稼殆  
盡

清為寧波司李謁守道晏日啟偶語及總督洪  
承疇日啟曰敝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謁時  
以少傷甚喜然其蹭蹬宦途几十餘載不識何  
故鴻音永絕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直指鄧鋈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  
內皇上勅下誤書皇下勅上帝怒加二大又後

降調或曰此亦不祥語也

侍御高欽舜張養巡鹽兩淮養憤亡耳惟欽舜  
舳艫相啣載歸貨不絕及為內臣楊顯名糾皆  
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清言二人已得旨清  
曰何擬某曰皆辟耳清慘然色變某主政問故  
清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  
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與諸犯皆免時帝雖謫  
監刑御史然卒不殺也

己巳之亂永平樂亭縣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  
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衆犬伺尸  
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  
糾鄉人埋其主犬于塚傍自穴一穴入其中不  
移趾死土人為立義犬亭云樞曹成德面為清  
言德後殉國賊難

少司馬唐世濟素服司馬霍維華才家居時言  
及維華錮逆案輒愀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

邊才薦開送吏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已  
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悒快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  
古字作密蓋以山壓宗故不安若宗廟安于太  
山則吉徵也通政司恠其誕妄屏弗奏

辛巳八月帝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  
業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上新報落成  
也兵部堂上官得騎馬護駕帝御角樓賜護駕

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謝帝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與禮部少司馬吳姓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宮報可

少司馬吳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牒觀之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叙錄若是濫豈開國諸衛所

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歟漢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即開國侯伯見在存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即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之族姓黃緣冒官徒糜俸糧濫名器可嘆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帝曰近日練兵何如少司馬吳姓對曰



練兵必先選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咨叙遷，非有拔之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帝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帝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負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帝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

之兵汰去老弱，將何以選練，使精使汰者不誣乎？少司馬吳姓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壹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陸錢餘，皆月支米一石，無鹽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

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觔以外者另列名  
藉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雖散兵拔為邊  
勇不則邊勇降為散兵壯丁亦然若老弱不堪  
自應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  
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嘗行軍士  
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革  
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帝曰然又問  
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五萬否姓對京營設

兵原期人口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數年  
前或發兵剿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本軍正  
身併未出京一步將領利扣其糧糈游棍利恣  
其擾搶飾敗為功冒功邀賞歸營則本軍依舊  
充伍代頂者沿路散亡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  
最要尤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  
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帝  
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忽又

諭姓曰還其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駙馬鞏永固疏補建文謚帝與諸輔臣議吳姓  
曰建文無過帝曰不然渠變祖制成親藩皆過  
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畢  
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詞林黃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  
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  
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

亦善書人視之與黃公無別  
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政贊  
畫督師盧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  
為募烏合百餘人指麾操演計旬餘方行及至  
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百餘人皆跟  
蹒跚逝惟存廷麟孑身而已  
丙子五月侍御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  
甚切直帝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

帝執疏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七數十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帝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僅降調崇禎時指誤國輔臣則以周延儒溫體仁為口實誤國樞臣則以楊嗣昌陳新甲為口實然歷數前後輔樞則一時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蓋

將相乏才故衆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甕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但曰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

已為定制帝于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  
光銀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  
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僧  
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  
予非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是事  
大驚執弟子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  
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為總督已二十餘

年忽于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鼓如警報狀亟  
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有云謫向人間  
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  
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  
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過莫將大事冷眼看浪流  
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  
得尚牽縲鎖是狂癡難將燐玉拒無常勲業終  
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

頌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  
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  
嶂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  
贈其徒路資笑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  
賊掘皇陵逮誅赴市日惟仰天嘆曰好師父好  
師父其定辟乃刑曹紀克家主筆也克家引盜  
陵樹律有雖無共盜之情云々似屬牽合而一  
鵬又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于背見一鵬晝現  
以手撲之遂潰爛而死

丙子之變司馬張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  
司馬梁廷棟為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  
二人但尾其後而已後見所在砍大樹白而書  
曰各官免送二人度且罹重罪日服大黃取瀉  
先後卒

司馬楊嗣昌條上方畧以秦督洪承疇蕪剿務

而用粵撫熊文燦為總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  
隅約刻期合剿計兵十二萬十分為率馬三之  
步七之剿餉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  
後期以百日剿賊無遺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且  
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即用郡邑民兵往獨秦督  
孫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况  
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閩寧精銳馬兵八  
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

數月可盡何用爾上夫爾上必不盡也書上凡數  
千言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文燦所剿豫寇老回上混十萬凡十三  
股聚也殺函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  
降賊亦佯與應要挾過當秦督孫傳庭曰天下  
之寇盡此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  
賊滅張獻忠雖盜據穀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  
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諭上傳庭曰旦

暮即降傳庭曰爾曹姑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  
偽也明日擐甲往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傳檄  
若為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姑吾功而害  
其成傳庭不得已快曰旋即賊迄不就撫遂窺  
商雒南入于楚  
少司馬仇維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  
璫守禦之能侍御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  
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帝召對平臺怒甚

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也展佈便爾借題沽  
名會天大雨雷震曰而霽威  
給諫王都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筆改北科  
及兵曹沈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  
特恩者恐又添此二臣迅為之悚然  
江西巡撫解學龍以詞林黃道周夙望且所屬  
幕官故例薦若閣中照注例止批該部知道帝



亦置弗覽耳時輔臣魏照乘不悅道周故以解  
學龍不得濫薦批且聞有批激帝覽之怒遂并  
逮之

庚辰三月十五日帝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  
人乘步輦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凡案咫尺天顏  
霽悅已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  
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出執一名冊傳呼黃  
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餘帝御殿召

問減敵雪耻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四人  
共閱已畢以次跪對帝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  
語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晬穆任人數陳二  
十日卯刻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  
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周正儒宣國柱周萬李如璧五名授科馮  
垣登陳純德陳羽白魏景琦吳邦臣五名授御  
史餘董國祥顏渾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關

難者止紀德一人  
輔臣薛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  
城外為理裝計及夤夜詔到猶鼾睡也家人喚  
醒云外有衣紅啣詔者國觀始寤然興曰吾死  
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一蒼頭帽代之宣讀畢  
以首頓詔泣曰皇上何處臣至此徒欲籍沒臣  
家不知臣貧耳又呼銓曹吳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至發薛國觀  
程國祥楊嗣昌蔡國用范汝粹謝陞等然自嗣  
昌外罕當上旨者辛巳薛與楊或罷或死帝爰  
求故劍起周延儒賀逢聖于田間延儒之詣闕  
也家眾相隨舳舻啣尾拜塵者畫鷁比如櫂逢  
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教程踵後外人無  
知者時有識者目擊之深慮盛滿且吐哺固相  
臣美事然酬松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

人則失已二者之咎必居其一矣  
輔臣周延儒至京陛見帝甚禮之錫宴帝親作  
主退入宮欣曰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  
蜀逋緩刑起廢罷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  
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時逮繫如司農侯恂  
總督孫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各握兵柄  
長至帝親郊傳聞天壇一旗竿所用絨繩一條  
價八百金帝雖躬行節儉而鼠雀于內豎者亦

不能盡革

賊張獻忠性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  
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  
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并斷又不許賊營蓄  
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数千悉擁納江流兩  
岸泊尸如壘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前面割  
而炙之一舉數鬻又破黃州時拆其城後及女  
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拆罷仍豎之

賊李青山以山東梁山為窟以諸生王某為謀  
主分遣其衆據八閘梗運道輔臣周延儒北上  
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衆驚怖延儒竟命入見  
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  
無梗無失常言之朝授汝官終衛漕船及歲終  
青山竟塞安山閘鑿河十里通梁山大驅漕舟  
并繫漕卒去焚掠且近臨清意在脅招漕督張  
國維懼適內臣劉元斌方率剿寇京軍還合鎮

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帝率太子永  
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人磔青山  
及王餘斬首方縛赴西市衆賊云許我做官乃  
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樞立拔王詬罵  
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輔臣周延儒初入同事為賀逢聖庶慎而短才  
謝陞清執有擔荷而谿刻不為衆所附形以延  
儒圓敏其短才谿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

亦有所顧忌且門人在都者諫垣雖有章正宸  
沈胤培沈迅然迅為輔臣楊嗣昌汲引故延儒  
不甚洽正宸矯口不肯依人胤培善避形跡未  
有以賄賂干求導者故一時多可譽而無毀  
宣撫江禹緒亦辛未榜首揆周延儒取士也居  
官有煩言會推宣大總督以為陪都諫章正宸  
不可冢宰李日宣承延儒意忽改正點用正宸  
疏劾日宣私易雖不及閣臣是未嘗為閣臣地

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劾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贓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  
金沙儀曹周鑣以言事罷嘗尼輔臣周延儒出  
有揭口延儒於江南銓部王重不知也一日延  
儒問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某延儒然  
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然延儒  
初入用舍間固未違衆也即如江陵令史元調  
亦門生欲起之因都諫章正宸于名下註一鑽

字亦止

侍御黃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帝召對澍媿曰有言帝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帝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為護致帝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曰限汝三日去壬午考選各官辰而入內傳賜茶飯逼暮帝出御中左門閣臣亦有几杌坐旁人有名冊先令

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于名旁者有駁者就中知縣馬嘉植金汝礪敷對工雅大行張法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帝疑部院徇私故于戊寅考選召對候考各官壬午歲復行之

對畢各官退冢宰鄭三俊總憲劉宗周面奏凡  
人才品外覈官評內采輿論尚恐不確今片啓  
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訥亦有才品卑劣  
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  
部院職掌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陞  
下宵旰臣等為溺職矣帝不憚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初見首揆周延儒微諷以  
無及厥衛無及輔臣謝陞蓋延儒之入內臣王

裕民有力其罷厥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  
民所管京營裕民志為延儒所賣延儒亦懼為  
中傷乃託所善董心揆調停陰還厥權相約不  
羅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初每次考選旨類云何以無科貢而科貢所處  
疲瘠與考極難其至者少以致甲榜待之多表  
敬長安僉以為輔臣謝陞所票恨之及候陞語  
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

了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于奉先殿祈  
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之聞數語以為誹謗君  
上漏泄禁中語于是給諫朱徽啓其端廖國遴  
顯攻之餘省中皆羣和禍幾不測首揆周延儒  
周旋得罷職去

首揆周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帝云近日科道  
橫如楊枝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于  
部只在科道若輔臣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

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士鏜疏又云四  
凶廷儒云堯有四凶帝色稍怡又云還有馬嘉  
植都票來重處廷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皇上  
特拔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  
妄言帝曰卿擬一諭旨來廷儒退擬一勅極口  
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而三人遂免  
大凡考選矯者多入省茲選朱徽博雅楊枝  
起廖國遴姜埰倪仁禎方士亮光時亨皆能建



言而論品則方姜似勝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  
聽于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司馬陳新甲才品心事與閣部楊嗣昌酷似嗣

昌在樞府墻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  
中而事機已變徒增撓亂耳嘗恨其作聰明悞  
國東撫顏繼祖三旬六調疏其微也及閱新甲  
刊疏鋪張布置依然一轍然亦有才能留心邊  
事者給諫沈迅請召對面詆之帝曰今爾作新  
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總兵王樸賈庄之役嘗託有警還鎮致督  
師盧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以潰歸而

督師洪承疇尋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  
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已寧錦  
失逮問首揆周延儒所暱董心葵者為行金察  
臺省有欲言怵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言路  
罕言者乃帝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  
市延儒不能救也

中州頻失事臺省彈司馬陳新甲者蝟集而帝  
于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本兵

名後即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  
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部科者黃楮長僅尺濶二尺餘界以  
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朱書疊口數百言  
字皆行書甚雋逸

帝所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  
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帝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無

一言者觀望良久首揆周延儒云上令諸君議  
竟無一言何以覆旨然竟無言者次日司馬陳  
新甲以一疏上科臣署名于後其言某府原有  
某兵其要害當叅以某兵某兵單宜益以某兵  
紙上陳言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尚  
有可策

輔臣周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  
不逆賄歛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行賄

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  
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  
多以賄遷利溥于人不免詬貽于己矧病且中  
于國乎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紙墨無實事也  
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顏  
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注復  
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

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薊督張福臻請以  
北直隸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每促赴工  
如入湯火今驅之于槽何殊驅市人戰鄉兵近  
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  
其農業家口寧免饑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  
本人或不給帖之里隣則搔擾且赴邊不無水  
土之不習將令之腹剝恐內地有害于邊無益  
給諫王士鏞將言之為廷尉吳履中所阻僅言

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帝已批暫調竟于疏

中批免調

清同籍少叅關永傑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畫  
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僱兵中州竟殉流  
賊難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死耶  
考選故有部屬且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  
榜盡及第而庸陋厠臺班矣帝見其條奏多不  
堪且乙榜中有起語用哉字者令總憲王道直

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責及言不合時者俱  
關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為予實授二等為試御  
史再考定奪三等為部屬  
少司農宋之普比于輔臣薛國觀國觀死惧為  
東林諸君子所斥薦宗伯錢謙益中丞劉宗周  
等以求容時吏科章正宸惡其反覆抄恭之帝  
笑曰渠既非彼家人薦徒取辱耳何以薦為及  
南都覆之普為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講學

書院乃故中丞高攀龍所建噫中丞耻之哉  
內臣劉元斌嘗監京軍討賊出過雄縣紀律頗  
嚴及還至山東剿李青山侍御王孫蕃劾其淫  
掠孫蕃嘗知臨清或所目擊疏上奉旨差官校  
拏問凡差官校拏問者疏俱密封下不抄傳乃  
元斌疏辨孫蕃因攻及司禮王裕民云元斌為  
裕民名下官裕民暗以臣疏洩之元斌故元斌  
得按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抄傳元

斌何以知之帝以孫蕃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  
獄與元斌並棄市或云裕民之死以比司馬陳  
新甲匿塘報故帝借事殺之

內閣嘗題陞南少詹姜曰廣不及召見諸輔  
時有言曰廣相材者帝曰曰廣嘗有稱其為清  
任和者此三字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  
悻曰豈休容大臣耶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納言

張紹先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  
陳君等語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  
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等着議  
處蓋認為陳腐之陳矣傳者笑之

三垣筆記 附述下

興化李清記

壬午元旦帝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向  
正立顧內侍曰召輔臣來輔臣繇殿東門入再  
奉詔旨遂趨至殿趨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帝  
曰輔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輔臣起立  
尚不知帝意擬分東西兩班帝又曰輔臣西班  
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帝命輔臣上來輔臣趨

進帝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帝轉而面西向輔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帝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輔臣跪伏謝菲才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

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帝退後遂補賜上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魚臣不知帝意所謂亦相率疾趨于輔臣下帝曰公侯伯過去魚臣尚不解帝曰東班去  
舊輔馮銓三次守涿與同少楊維垣守通皆有微勞故撫臣為題叙首揆周延儒欲借此復銓冠帶輔臣吳姓先為司馬與僉憲金光辰廷尉孫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求以



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策為通政  
司所駁而止姓等之力爭防其漸也少宰張捷  
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阱姓而姓之聲  
望反藉以起時廷儒欲起捷為南總憲姓又堅  
執不從自此與聲氣大左  
帝嘗召輔臣周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  
案云此三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曾奏不  
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徵幸

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而  
稍効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  
為挺擊一案實係風癩朕記為信王在官忽片  
板自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既而曰此  
或以深宮湏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身命內官掩  
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  
一事尤為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  
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

如母所謂氣旤垂簾皆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  
紛々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  
得志一等人耳諭畢延儒等唯々此文宗表繼  
成親語侍御喬可聘者清後入長安詢之同官  
言皆同南渡後繼成有疏駁侍御表弘勳亦言  
諸臣風影傳訛立論偏苛當以此也而清猶疑  
未確念明經張自烈與繼成交最深持書詢其  
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晤表臨侯果如喬先生

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表臨侯署臨侯  
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  
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  
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  
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  
可杜走蔓王之案必欲重加鞫訊詞連鄭國泰  
欲危皇太子見不逮胡士相遠甚假令朝廷惑  
於何士晉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

昇李可灼進藥徼幸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  
弑逆也案其不可追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  
浮議自熄諸臣必許以行鶴必坐以弑君惠世  
揚必糾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  
服也李選侍閣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  
朝比方東宮正位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  
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正諸臣宜密請上加  
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仰體先帝至

意李進忠盜庫果否訊寔擬罪如律一切蜚書  
選侍徒既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  
可不入告當日上諭輔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  
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白選侍過惡何其失  
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為武后必責選侍以垂  
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帝召輔臣及禮兵二  
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

以氣數為言帝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  
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  
等事輔臣范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  
嘉帝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  
當一體褒嘉復粹慙而退

帝因雒陽之陷又召對諸臣兵垣李焜奏曰凡  
兵以取威為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  
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窳似宜另遣一大將

助之帝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  
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  
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  
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  
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  
周太后興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  
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

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曆三年奉孝烈孝恪俱祔享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祔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帝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為恨故欲于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少宗伯蔣德璟以為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既而帝疑其非禮卒寢

督師楊嗣昌以襄陽失事為兵垣張縉彥所糾帝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者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帝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舉朝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輒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其各疏皆留中諭

爾等知之

帝將枚卜閣臣先召輔臣周延儒賀逢聖陳演  
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帝允其休致悽懷聖恩  
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帝移駕過中左  
門入中樞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  
哭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  
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恠之以為不祥  
已枚卜後果有孥問下獄者

帝枚卜閣臣面加召對少宗伯蔣德璟言邊臣  
須當久住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  
難展布帝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  
不如慎之于始帝又問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  
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抹得百姓一分即消得  
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  
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  
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

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大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掇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帝頷其言時少司空宋攻亦召對媿、九邊地形畫地成圖帝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少司寇徐石麒稱疾不至帝以枚卜所推多濫召太宰李日宣吏垣都諫章正宸掌河南道侍御張瑄責之謂所推少司空房可壯宋攻張三謨三人俱屬徇私日

宣與正宸瑄等皆力辨已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確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攻年少向學三謨亦曾掌印過帝怒命錦衣衛將六人去冠拏出候旨輔臣及新點輔臣等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總憲王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確臣從不敢置一語帝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立帝黃袍

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大僚及臺諫以救下構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  
者遂造為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輔。臣。吳  
姓。為。殺。氣。下。註。再。生。吳。起。廷。尉。孫。晉。為。棍。氣。下  
註。兩。頭。蛇。僉。憲。金。光。辰。為。突。氣。下。註。金。甲。神。都



諫章正宸為陰氣下註灰地蛇銓曹吳昌時為  
妖氣下註摩登伽如宗伯倪元璐為濞氣下註  
假姜詩少宗伯王錫哀為瘴氣下註夜即王輔  
臣黃景昉為時氣下註賽黃巢給諫馬嘉植為  
羶氣下註小華光給諫楊枝起為賊氣下註桃  
樹精給諫王士鏐為悔氣下註金鎗手給諫倪  
仁禎為霸氣下註塑大虫儀曹周仲璉為疝氣  
下註靠壁鬼給諫房之騏為糞氣下註倭房公

少宰沈維炳為痰氣下註喉下癰都諫姚思孝  
為毒氣下註姚令言同丞賀王盛為逆氣下註  
黑面豹少司空房可壯為臭氣下註海上暴客  
諭德吳偉業為望氣下註嚙人馬司馬馮元颺  
為襟氣下註順風火給諫袁愷為濁氣下註潑  
天罡詞林徐沂為油氣下註九尾狐給諫瞿式  
耜為穢氣下註兩眼鎗寺丞錢元愨為尸氣下  
註癡虎張耒又云若水棉花之李日宣假飛虎

之孫承澤。卑也。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澤都  
諫。帝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過大選。為之惴。後  
每選許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  
虞。  
帝一日早朝。畢。登文昭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  
召對輔臣等五人。言國初知文館在禁中。今文  
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

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日少。翼日命于其地。建  
直房云。

刑曹葉廷秀素不識詞林。黃道周特為義激。疏  
救。遂獲譴。時輔臣吳姓以少司馬抵京。首揆周  
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  
城謝德川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  
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連繫。兩年餘。然果何罪。

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  
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着意  
時姓往見司寇劉澤深為言道周一案宜從寬  
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  
力各擬邊戍帝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  
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  
月也至壬午七月帝一日召對問張溥張采何  
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帝曰亦不免偏延儒

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曰會讀書所以  
人惜之耳輔臣蔣德璟曰黃道周永遠充軍  
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附近帝微笑輔  
臣黃景昉復與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  
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  
戍帝不答惟微笑既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  
之矣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  
翼日遂奉勅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

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  
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  
議來奏帝御筆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  
皇上此舉衆美咸怡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  
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  
足為皆悉聖明善心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  
感前日磨礪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  
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于作人厲世君德治

象者實多帝從之

壬午帝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曰爾來賊  
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  
省改大小文武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  
次早候對退而給諫姜珠上疏內言朋黨之說  
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為此言臣不知陛  
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帝大怒以為詰責  
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輔臣吳

姓語首揆周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  
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藁而廷杖旨  
已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珠既下獄都諫吳麟徵因  
召對先請寬宥珠帝曰姜珠重處固非無因爾  
言官以言為職當言不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氣  
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  
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曰昔先臣馬

文升王恕為吏部時每遇言官彈疏下部議復  
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  
亦無敢諱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  
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元  
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  
首揆帝亦不罪

帝以邊疆多故督撫不能驅勸言之出涕侍御  
周燦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嚴

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速治一二最重者震  
竦人心帝然之侍御楊若橋言湯若望深明銃  
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砲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  
各邊可以破敵時總憲劉宗周奏曰臣聞國之  
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  
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  
無火器反為敵用若止用若望鑄砲小器恃以  
禦敵豈不貽笑後世帝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

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  
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  
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勅今日諸臣從  
頭整頓做起帝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  
整頓還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勅吏兵二  
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  
操守帝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  
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

守便可做得宗周又曰司農傅淋訓請宥司副  
熊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  
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詔獄于聖政有  
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  
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  
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慙直不及道周何不幸  
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黃道周係特恩豈得比  
例似爾懷物遍迂著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

申救而副院金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辰  
復言宗周為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  
心亦為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帝不允已退入  
煖閣遣內官傳旨與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  
擬罪等語諸輔臣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  
至御前跪奏力救帝不許輔臣蔣德璟援唐太  
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帝曰朕不及太宗才若  
其閨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

取名帝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而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首揆周延儒等復婉解之帝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西字色稍霽曰故輔溫體仁曾言其復物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某事錯某事不做媿々不已諸輔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皆慙

後宗周過寶應侍御喬可聘注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輔臣吳甡曰比首揆勝然錯亦不少

帝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擬票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帝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



其慎密古未有也

襄城伯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于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帝甚喜即令擬勅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銳藥甚多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共武二字以請帝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罷特以國禎代之官金皆併入京營云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補還者上諭輔臣蔣德璟擬書藁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也帝乃已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有為其第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帝召職方郎中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

不推乙故永積以外寇交訌邊鎮方急未暇推  
及內地為對帝怒鑄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  
鎮以去  
輔臣蔣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  
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歲內蒙帝  
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筭亦不甚差只各邊兵  
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  
冊給發而已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

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夫銷並不提起  
即歲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  
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千  
三百萬尚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  
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  
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  
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  
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筭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

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為十款責部中  
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司馬楊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  
醜死者帝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  
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  
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  
曰如其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曰亦未然語畢  
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辟追擬帝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  
講章而日講則正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  
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維屢次遺忘  
帝謂輔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  
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  
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簽指講云  
司寇惠世揚因會推一案忤旨閑住太宰鄭三  
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帝以詢輔

臣蔣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喜  
跪誦聖鑒為得人三俊亦甚喜過謝一時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未至帝命革其職德  
璟與輔臣黃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  
末路失身狼狽萬狀一生真偽誰其知之  
帝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首揆周  
延儒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所以難耳帝曰卿知  
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以全  
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舊輔葉向高每疏揭皆發抄自溫體仁入閣言  
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  
抄至密揭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簿即如會推  
用人帝有點有否大約出首揆揭帖居多其他

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進士陳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帝  
召對言之媿曰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  
宴帝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  
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  
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即聽調恐沿途不免騷騷  
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困其寨指名求

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即相携投絕壁  
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絲廊延上榆林中郃知縣朱新趨  
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  
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趨亦從  
容縊死

給諫熊開元姜珠杖後首揆周延儒恐煩言日  
至故密言于上起輔臣王應熊于家蓋應熊為

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  
持耳然無益也

山石撫軍秦所式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  
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  
矣既黜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輔臣周延儒吳甡同被逮甡即從陸道星馳延  
儒言病從水道徐行識者疑其候輔臣王應熊  
抵京為解免地聞帝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

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  
儒亦不免

給諫高翔漢既降關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  
關逆賄夤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  
初謂言過及讀常少吳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  
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  
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為關逆左都  
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夤緣之言無

乃非訛  
四川巡撫陳士奇能文先為提學則專談兵及  
為巡撫則反談文人以為兩反又誤聽訛言謂  
境內無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  
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為賊張獻  
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故輔周延儒既奉旨賜死輔臣蔣德璟等揭救  
言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

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  
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疎以  
致門容宵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  
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端  
天鑒炯然罪安所逭却院以烟戍議上誠當其  
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  
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  
外施仁俯從却議帝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

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  
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  
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効桑  
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  
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  
旨了

帝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輔臣蔣德璟云臣  
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  
立行賞罰此練軍法凡衛所總小旗補役并以  
鎗勝負為陞降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閑  
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為聖子神孫百世計  
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亦並  
無一餉至今方設餉帝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  
邊養軍止屯益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  
統始有數萬至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  
餉又有抽餉抽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



萬曆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于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

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帝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少宗伯蔣德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維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尚未起也

故輔周延儒勒令自盡有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

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帝聰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帝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  
至惟輔臣李建泰踉蹌至帝不悅遂罷朝識者  
以為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  
始散終無日光人亡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  
段氏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  
刀裂腦立斃劍下尚罵不絕口

湖廣巡撫何騰蛟諳數學崇禎末與巡撫王揚  
基內監何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  
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歎歎不  
兩月果驗  
國未亡之前一年適逢公車舉場左右人鬼錯  
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  
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辨之亦  
一異也

趙鉞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為奸蠹曰  
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  
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  
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可百  
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  
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  
各項盡屬侵漁每年誑分可數十萬一長蘆及  
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一朋扣馬

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一  
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  
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  
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  
可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輔臣  
蔣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帝面允即發而究  
未發或諸胥所為諸胥曰各輩金逃散至甲申  
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帝於癸未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抵  
米給軍每石止給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  
走放所積自多其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  
利害易見司徒侃元珣既面奏輔臣蔣德璟亦  
力贊之退復具摺而京商豪家專以囤米召買  
為利竟不能爭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石  
價高米惡甚且金與粟俱空付之太息  
帝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掛盪寇將

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輔  
臣蔣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  
改危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名  
大臣與廣恩共事帝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  
員為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為疑仍請  
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  
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聞賊秦人恐秦兵以鄉  
情輒有呼應上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

兼用皆從之後廣恩率降闡  
帝因闡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嘆息久之因言  
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奸將奸有司自然兵有紀  
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  
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  
一事輔臣蔣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  
輔臣魏恭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  
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

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  
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競為人復官之  
嫌所以蓄縮耳帝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  
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帝  
命諸輔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  
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嚴筴封疆警  
正人心原非不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  
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

碍既無廢法亦無棄才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  
先釋侍御郝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  
久之始釋司副熊開元給諫姜珠方士亮侍御  
蔣拱宸樞曹尹民興等于獄  
司馬楊嗣昌欲用司馬洪承疇為總督盡留秦  
兵入援者宿荀遼秦督孫傳庭具搢力爭言是  
兵必不可留也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  
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于邊

非譁則逃將不為吾用而為賊用是又驅兵從  
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  
倡議於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  
甚盛銳意滅賊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  
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惡滔天始支數月  
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露宿與賊持馘  
兩天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泥

淳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上至  
又為賊劫傅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  
兵白廣恩本降賊與總兵高傑素不相能傅庭  
不盡知也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  
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  
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傅庭馳至閔賊  
亦大至傅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時  
廣恩妻孥在閔內聞城外兵敗率其衆保妻孥

奪門出潼關遂陷傅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  
害監軍喬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閔以西無  
堅城而西安遂陷傅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  
赴井死

關賊已入閔推秦督無敢行者帝曰往者罪廢  
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  
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巡撫余應桂  
推然非其才也點用後帝召對應桂問以方畧

應桂惟言難以無糧無將無兵為言帝命戶兵  
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侍御霍達命速行料  
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  
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人行至陝西  
榜徨河干竟不能進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  
考諸知推謂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  
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

國亡之兆此輔臣吳姓親言者

城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帝聞之設  
高皇帝牌位于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  
有規避不出者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  
報刻期到任  
總督王永吉聞闖賊入秦知賊必渡河即疏請  
撤寧鎮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徙入關內以  
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以自助請勅



鎮臣吳三桂一一料理時甲申二月初二日也  
輔臣陳演不敢決僅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  
議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  
督王永吉寧鎮吳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  
可帝然之令兵部補本<sub>上</sub>發票輔臣陳演以  
為不可出揭爭之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  
警寧兵萬不可調帝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

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成國  
公朱純臣宮詹倪元璐少司寇金之後都諫孫  
承澤以為當調而都諫吳麟激爭之力謂事當  
從寔其言云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  
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  
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  
之難死法死敵者比<sub>上</sub>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  
畏革沙塲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

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  
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  
必棄也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  
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  
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  
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  
當揆緩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  
決乃獨署之疏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

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  
若有格也恐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累  
革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  
方張不使徙近捍禦京師則何時乎時輔臣陳  
演魏藻德皆與是議左而輔臣方岳貢移書南  
司馬深谷之麟微不顧也已帝發閣演又具揭  
以為外之督撫亦當僉同乃請上諭差官前去  
及取回奏皆以撤寧後京為便始得旨去永吉

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  
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  
師已陷

司馬張國維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都諫吳麟  
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辜權貨財應  
軍食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  
四方空虛流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  
良吏不聞催科之司馬國維有慚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帝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  
十二人鱗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  
為問每一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  
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  
郊至亥方罷是日即寇陷昌平日也至十七日  
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冢宰李遇知陞官司馬張縉彥拜客如故未時  
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

帝與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  
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帝聞之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  
非亡國之君事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  
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于地下朕願督  
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  
目遂痛哭輔臣陳演請代帝曰南人不可次輔  
魏濬德蔣德璟丘瑜范景文方岳貢俱請代帝

皆不允至李建泰請代帝曰卿以西人平西地  
朕所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帝需餉  
囊中積銀三百兩伏闕助公帝嘉其意拜官錦  
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  
未必保何有于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  
辭不受職  
帝擬彰義門外為輔臣李建泰却錢建泰固辭

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于正陽門樓上  
設五十餘席卜吉郊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  
班廷恭行五拜三叩頭禮帝取酒三杯奉建泰  
飲曰卿即朕心即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便  
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樹披宮錦一端  
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畢飛騎從彰義門出  
監軍乃兵部主政凌駟也自薦是日天霽風和  
咸幸此行馘賊及行至大名府馬步兵因糧餉

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得麥飯一餐駟腹  
飢墜馬稽逢中道帝又手詔促之建泰畏賊不  
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楨忽折竟敗  
帝親餞輔臣李建泰于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  
以杯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  
洒龍箋用寶于正陽門帝親手賜之其勅云朕  
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  
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

濯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兵戈  
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為安民今  
卿代朕親征鼓連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  
收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  
惑衆之人缺誤軍糈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  
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真勦殲渠宥脅一人弗得  
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

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辨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  
授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  
進爵鼎彝銘功有功内外文武各官從優叙賚  
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  
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  
民曹蔣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  
言鈔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  
歲可得三千萬兩而少司農王鰲永亦以為必

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鰲永請每貫蠲三分上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皆欲卷筭去輔臣蔣德璟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帝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

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議于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帝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償失

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穰至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即盡括亦不足揭入帝留中不下後竟得免帝以閩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日召對時上手總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不敢言試問之帝指問何事輔臣陳演以少詹項煜議單為言帝即日閱默然輔臣蔣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帝不應而給諫光時亨叅翰林李明睿南選為邪說帝不悅即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叅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給諫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倡議之人輔臣蔣德璟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等語帝不悅因召對面語曰這票內聚斂小人為誰德璟不敢直斥故輔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對而於科臣



則云失記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  
上豈肯聚斂且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  
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  
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  
抽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  
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山西兵陝西三邊  
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

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  
得不困帝又言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璟  
言戶部雖并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  
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辯諸輔曰復為申  
救而司農倪元璐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  
咎帝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  
兵馬皆只以抽練之說或數十或數百抵塞明  
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槩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省直  
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  
賊輒迎甚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  
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  
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于議練餉之人冒  
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之竟  
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輔臣蔣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三處召買米豆

九十餘萬計民間九十餘萬米當費數百萬金  
為害甚多于召對時力言之帝命擬諭罷之已  
德璟擬進復言租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  
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  
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于北直山東  
河南召買米豆可百萬石以給閔寧遵密四鎮  
而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後又復勒運至天  
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  
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即賜裁行德璟  
疏于二月上留中不下比告歸上于三月自州  
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之將士視米  
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彼  
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  
以填塞上之泥沙乎  
輔臣蔣德璟既予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允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  
用之不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時輔臣魏藻德  
不得已亦上言德璟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為皇  
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傳稱首  
揆矣帝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  
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  
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闖禍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掛號其佛高六

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  
後回事洩始知歲砲于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  
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  
拔去閔神廟前旗杆琉璃廠大樹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初云此行觀兵城  
下卜五年始可破城上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  
宋矮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

一大砲而樓角遂倒

闖賊將逼京師衆號百萬帝數以兵餉為憂勅  
百官捐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  
預征下貸殷戶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帑綬百官  
款請誥勅傳世者入銀若干搜削厘法地墾勒  
價莫不議及亡賊至則餉直通懸已及千載禁  
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戰奸人  
伏匿暗助驚謀兒童數月或為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闕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  
發砲擊聲撼地日夜無間緣城解舍多北城頭  
發萬人敵未及投下火驟燃灼爛十餘人時士  
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頭宦寺鮮衣心馬徜徉  
不驚雜抗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  
登城望敵惟太常吳麟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  
往見輔臣魏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

朝廷大福自無也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  
匆麟徵太息而已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  
七日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  
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帝同二  
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市魚服  
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貴人良娣以下  
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

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  
于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  
亦之時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  
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透城奪門  
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衣妃同宮  
人小內官紛々奔出十九日內官遂開門迎賊  
常熟進士歸啟先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  
里司空陳必謙必謙從容柳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敵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  
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色散又給諫顧璫是夕  
尚宿科聞信急詢輔臣魏蒸德蒸德亦以為必  
無一時聾聵若此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問」字  
當有天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見朝者  
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為欽安殿有樂志齋

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  
則瓊華右門出即長街也是日官人從後官出  
者甚多

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寧鎮  
吳三桂兵已至城外帝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  
奔賊懸萬金購帝二十一日聞賊已獲帝尸于  
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  
棺盛破蘆蓆下道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

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  
敢終于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誤聽文官言致  
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勿傷我百姓是日晚  
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司馬張  
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  
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  
亦有哭言求封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  
萬民戴孝哭臨三日者廿二日至廿五六日則

滿街通捉士大夫拘繫路人矣廿七日賊牛金  
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捷坐殿卜受之  
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次用列  
名部門外揚口長安道上不用者從西華門出  
賊露办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各  
責數萬金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未足則人  
以二健士械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忍見  
四月初九日為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三桂亦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  
殺官三十二員故輔陳演為首餘皆勳戚十三  
早賊挾太子二王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  
東行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只餘老  
弱數人守把道路清曠矣  
周丞申佳胤既投井死侍御林蘭友時謫冷署  
素相友善未就欽家人方遠哭一人昆盧錫杖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携手地下耳登堂請見之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書明屍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為蓋臣不負君恩于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有徐起鳳者

以備書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沒後僮僕或散去起鳳啼號柩次不少離賊從閩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胤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已賊果焚已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不焚及居民外徙起鳳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鑄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櫬出寄天寧寺故得全

清遇長安書肆見明派化編命買歸書賈故高  
其價因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細問之乃  
駙馬鞏永固也清心識之曰帝塔皆豪華自喜  
渠知讀書耶後死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駕部金鉉于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  
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  
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  
廢沒吾世及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

駕部巡視皇城忽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歸語  
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忍舍何也竟投  
御河死鉉之死妾王與弟鏞俱隨母章入井南  
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與鏞之元也  
內監一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師駕部金鉉投  
御河死胖子見而歎曰公曾䟽糾我輩不比于  
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  
欲遠我七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

死已二屍並浮為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覓其尸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葬御河側庚辰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羅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濇可城外不恐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後慶果起兵從者甚衆已敗死城外如所言嚴州太守錢廣居嘗為清言其同籍任丘人邊

某曾令陝之米脂縣乃闖賊李自成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屍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癸未帝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官軍人皆見之又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

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電火所擊皆融而成  
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于二十一日廷見定日百  
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譯館復  
有回匕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  
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  
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  
賊終莫能屈

### 補遺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為之未有  
用王府簡討者簡討張之奇劉世芳因侍定王  
講讀掛翰林一街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輔臣  
魏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  
簡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  
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崇禎初興化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于山下指

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  
此皆建文故忠誣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  
怨已久一朝下降不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  
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始蘇孝廉毛寬父忽于崇禎五年若為鬼物所  
憑吐譎語曰吾前身與而子前身皆為建文時  
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  
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歷數

世皆顯官今降而舉子駸乎衰矣而吾徒近  
皆從天而下紛々圖報故吾亦乘間報而子將  
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無幾寬果  
死此侍御李模為清言者  
松江子矜表燦若丁丑進士表定弟先闖逆陷  
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  
若問何謀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  
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鳴々慙枉

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主、當往問建文  
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  
否、其人曰、却又不是、燦若蓋先一年言之、非附  
會也、

天啓時、給諫郭鞏、為侍御、周宗建所彈、斥其通  
內、及逆璫、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然鞏  
卒抗疏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  
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改戍亦所

應得、時司馬楊嗣昌為閔內道、特疏求寬、給諫  
姚思孝疏駁之、它年相左、以此、

從實錄寺人王著所撰也、袁妃實未與周后同  
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為自縊、長公主雖  
為烈、立帝手、亦寔絕而未絕、改代後方卒于下  
嫁、而錄中乃指為砍死、舉二事以槩諸事、吾不  
知其名寔而事虛、幾何獨烈、皇潛德、徽猷歷述  
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清、特摘而存之、取寔

故也

帝念農桑為民衣食之本于是詣壇耕三回已  
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于丹墀前作戲演承應  
雜劇帝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為玩殊非正體  
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為令帝每詣園丘祀天及  
皇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  
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執匕若神降臨然  
其敬慎若此帝英明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

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  
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  
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  
采買二部以資御覽帝每逢朔望及三六九昧  
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  
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道出語成文帝命武  
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于屏如賈誼董仲  
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挿屏

安置文華殿以資警惕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在乾清宮外闕睢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總管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員提督宮禁帝惟這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帝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帝插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為心以答天意

皇城内西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帝至見猛獸食肉嘆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庶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為二十四氣守殿官獲單以進帝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疑于諸臣  
陝西山西大飢兼京師旱帝曰皇天不言以象



設教乃詣中政殿玉帝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  
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帝曰雖得時  
雨然苗稼必多損壞宜修已愛民庶可仰答上  
蒼乃分帑救賑各有差

帝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即令出宮寧家永不  
許復入且曰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為金自汴梁  
覓入燕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

記宛然至國破多散失不存聞者惋嘆

附錄

清閨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  
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訢之時宗伯錢謙益  
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謂孝陵清  
語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  
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  
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  
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

斬衰三年疑即孫出  
清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于後湖以守  
黃冊謂誕耳同年給諫陸朗管冊邀遊後湖見  
黃冊遺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  
架即伏死又云每日聞香風過便知為老人之  
靈徃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謬  
慈聖皇太后喪內閣葉向高夫人入拜神宗側  
立梓宮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

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  
內索之諸閣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  
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為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  
止弗歌曰我畏御史

此書向題之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丁氏所減皆如  
此修藝風官集師時所假鈔者不係兩卷本後假  
得李氏裔孫審言夏減六卷本遺鈔一部以為  
定本即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也有五世族孫詳  
考文及別錄幹跋此鈔本筆記少下卷及補增述  
略全但辭句皆頗有不同

共和三年十月

白蕉校讀後記



三垣筆記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內召入京其  
明年戊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  
年庚辰清以大司寇不職屢贖規之為所噬遷  
外未及任丁內艱會司寇以罪廢帝念清言壬  
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間關淮濟入京轉  
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藩明年  
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隨復命金陵晉掌



垣斯則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戌訖甲  
乙凡九年舉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清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  
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印抄多遺多諱外之傳  
記誌狀多諛多誤故欲借清所見聞誌十年來  
美惡賢否之真則又清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云  
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清所灼見  
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

而總以數言括之則于己恩固不敢飾瑜即于  
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清初  
讀蔡孝來尚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清不  
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續  
吳純所吾微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清不盡  
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  
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  
斯貴于存耳若清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

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彞仲見  
此無乃首額是記亦如清首額是錄而又以存  
我心之同然為幸也興化李清自序

三垣筆記上



興化李清記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入對  
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帝必云  
減省此或稱謂偶誤帝微笑問畢人給一卷御  
書試題貼于壁令各陳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  
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帝于召對推知姓名單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

六七日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閣薛國觀孔貞  
運遂以意置前後肯下皆帝親定閣擬俱不允  
冢宰田惟嘉議將推知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  
曹諸人欲疏辨而憚為首獲罪時詞林李士淳  
年耄矣不告士淳首其名士淳懼且怒大閱帝  
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遂得詞林餘四人皆授  
御史任濟王章涂必泓清叔嗣宗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  
發部議行時諸侍御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  
運獨曰皇上所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侍御郭  
景昌曰王道無近功安造永遠之法莫過也鹽  
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也鹽且難行則諸邊  
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  
終不剪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  
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  
擇人用之貞運怫然無以對景昌遂疏糾之有



撥席豈彼伴食素食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  
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  
引民謠稱嘉靖為家淨謂家家俱淨也  
司寇鄭三俊獲譴歸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  
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  
不過云秋後處決爾清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  
皆從東廠緝獲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  
無贓無証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  
網也相與嘆息久之三俊有清名初下獄時風  
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嗟吁  
冢宰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糾  
惟嘉素通內監先得叅稿即具辨疏士聰復糾  
以叅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  
黃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清初入刑垣聞厥役獲盜必加五毒令攀引富  
室罄擄既飽然後呈厥口疏歷口有詞法司多  
依樣招奏不數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  
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為盜一日清  
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清曰何  
也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  
吏若一翻厥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  
時干和召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  
以聞金吾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  
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  
門索賂口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  
二十四兩求詞林胡守恆撰文時尚未受亦索  
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懼司官呈  
稿槩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刑垣吳

希哲進按季摘叅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帝意欲處之鳳輔臣方逢年不悟遂詰責去國  
新建伯王守仁卒子正億嗣正億有嫡子承勳  
庶子承恩正億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  
沙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早殤  
無後先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  
特並無異言也已先進子業昌又歿請于弟先  
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氏

悍與伯嫂不睦厲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子自  
應我夫襲爵繇夫及子爵之往先進怒且自傷  
改立今司馬王業浩親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  
仁父華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并承襲祭田  
數百頃皆為業洵所有已業洵與同類謀謂已  
非文成後例不應襲之者終是先進耳襲爵必  
索產乃羣謗先進為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  
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感出意外自有

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殺十年不決  
及奉旨下撫按勘乃清司李寧波時也同紹李  
鄭瑜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業弘與  
先通對質清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  
獨贗又何以沙氏既有了孫有孫乃預知兩子  
一孫之或絕或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  
不過曰承勲曾具疏萬曆時指先達為贗今留

中耳清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曰宮禁遠密一  
字不漏今遍簡自見清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  
贗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  
於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  
畢化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  
嘆曰業弘實不贗但予司李是邦奈予鄉公祖  
何瑜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兩廣故也及清入  
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道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清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  
歲俸為壽清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  
欺君父當立焚稿耳遲一月方上奉旨逮覈時  
簡承勲留中疏不得然諸公侯皆為賄動遂羣  
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  
舉刀抹頸且云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贗有原  
審官刑垣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清  
也先通襲爵四年京城破為闖賊所殺業弘反

免

中書陳龍正喜談理學屢疏洛陳皆深當帝意  
最後西北墾荒一疏乞為實務時持國計者皆  
以加派為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疏千  
言大畧謂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  
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  
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斯  
民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議入覽為設總理

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  
屬改授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  
錮地獄視管繁差如坐縲絏惟日黃緣科道門  
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閣筆不敢升  
若升一賢能往則怨謗隨之惟闕冗乃行嘗見  
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永曾補到任未  
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僅間見明經則  
絕迹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一榜明經爭  
務催科正餉雜項悉歸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  
係腴壤間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  
瘠邑多于腴壤以錢糧難完之地而人、思為  
科道求其必完於民所以多病也嘗過恩縣見  
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嘆  
帝初即位嚴于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

升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于是松江知府方岳貢蘓州知府陳洪謚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初不過京邊遼餉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吏為政若得賄便那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帝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士以數竒困場屋耳最後皆銅臭久清入垣後人或以私相干清愧且忿與公諫解學尹立意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帝以邊警召對羣臣兵垣北思孝面奏曰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回守而以禦敵重任專委總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象昇難獨任不允

墻子崩之役總督盧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

門閣部楊嗣昌邀于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已怫然  
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總督盧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  
規避去者帝以地屢失責戰急輔臣劾宇亮閣  
部楊嗣昌均請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削象昇尚  
書以待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  
急欲立功自贖賈庄之役以卒六丁迎敵勢不

支總兵虎大威勸其暫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  
死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奮馬出後不知所  
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後得其尸  
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撫顏繼祖等以  
失機立決都諫徐耀嘆曰若象昇不死必為肆  
市之魁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  
昌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傷未幾復原秩帝之



以大司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  
嗣昌以奪情代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  
閣以其罪耳時詞林黃道周等皆以奪情罪嗣  
昌惟保舉監生沈壽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  
業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說君子猶謂罪  
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以者止於武弁乃若  
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難  
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琦之六詔

不起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  
下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  
安枕京畿於以蟻天常而咏國憲若嗣昌者又  
疏論嗣昌并及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事云據  
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  
羣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  
將士之俘斬未為有無而一恃降寇為先聲便  
已鋪陳殊績古人之勤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

其施為皆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勩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貼耳。而為文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徇海上之前規，僥倖於再試，為嗣昌守夷然不顧。

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愆仍襲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卒，恐盪寇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給諫張兆先懼嗣昌怒，託言字踰格不為上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邊報至給諫陳啓新，派守門啓新初以武舉建言得進，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啓新，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啓新慙答以一死無益。光先曰：公

以口舌滑官既荷殊恩當圖報稱乃憚一死耶  
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責以先不當  
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四項  
絕不侃々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  
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  
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便一一遷善改過事一革  
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  
真方假藥怒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

皇上看破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  
帝因輔臣楊嗣昌請勉從衆議然猶欲隱其名  
會詞林黃道周疏駁中寢及邊報帝撫膺嘆曰  
大事幾成為幾箇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他  
日道周之逮肇此  
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握管如宿構俄頃數  
帝人服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鞏成為給諫姚  
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

之急反夤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復疏皆自  
上自票也閣臣無敢睥睨帝委任之專如此及  
誅五案失機諸臣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  
輔臣劉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  
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  
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  
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譏然請纓之首揆禡  
官而坐嘯之薛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任事

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劄譏徐耀夢繼祖囚  
服階下恹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  
耀揭視觸目戈戟傷者死者纍纍紙上又揭數  
葉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未幾繼祖果以失  
機誅後司馬楊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  
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愴於夢也  
舊例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清巡視十庫念

同垣中止同年袁愷一人清仍舊守科夜有內  
官捧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  
以事係刑科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  
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接本是晚應輪宿  
者戶科辜朝薦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闕甚不得  
已命書手邀戶科至而劾薦又不入內官怒以  
清名報越數日奉旨李清為何不直科着自行  
回奏清商之愷曰公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

奏若責予回奏直指戶科何疑清曰不然若公  
指朝薦必重處惟清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  
罪或可以勤慎邀宥耳是晚草疏明晨即上愷  
與朝薦俱不知也蓋已置一官于度外矣越八  
日旨下竟得免究

帝處決五案自督撫監鎮而下并縣令青衿共  
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妮曰數十言  
皆帝御筆諸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

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骸不收數十日亦可傷也先是帝欲決經畧楊鎬巡撫王化貞等輔臣或言中宮將誕宜少寬帝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于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屢亡駢首矣給諫張作揖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議罰二議處作揖嘆曰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及邊報奉旨條陳作揖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叅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并及司馬楊嗣昌帝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清為寧波司李見庶常鄭鄴被叅下獄侍御王章為鄴令鄴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鄴清曰宗伯孫慎行貴邑端人何獨善鄴章曰宗伯喜讀書

左右教人無不飽。鄴賄每宗伯閱其書，必馳報越數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鄴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不知其陰習也。詞林黃道周與鄴同年，亦偏信之。清以問鄴，同里之賢者咸曰：道周嘗寓鄴家，渠皂帷瓦器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教，四或饅或菜，皆躬親。及道周與眷屬行，鄴又奉母親送，煦已，承顏黃太夫人咲謂道周曰：爾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毋无辭歸。惟鄴

不忍別，云作數日送。一日忽揪然，撫胷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恒如此。頃夷僮至，果以母病告。遂倉皇歸，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次第拜天，與親方就市時，監斬侍御盧世灌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鄴縛市曹待者，踰時慘矣。考功靳光先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庶常鄭

鄴處決責科道不言一槩議處光先看語有云  
皆為不鳴之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  
級有差

清司李寧波庶常鄭鄴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  
清署刑垣前一日事耳帝以諸科道不早言俱  
令回話以六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垣也時五  
垣都諫升京鄉近皆憚以為首處謂疏下刑垣  
宜刑垣為首清與同僚給諫袁愷計曰若吾二

人堅辭是小胆也寧以獨奏自謝牛後之名無  
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另為一  
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都諫宋之普係輔臣薛  
國觀年家子遂置守制奉差升任於不問止處  
現任者清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  
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  
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清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并處決必錦衣衛



送駕帖至科俟僉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印以  
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  
解衣置地清問何待答曰非科僉駕帖則不得  
杖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  
清署篆後見一書吏把冊而前請用印問何冊  
旁一書吏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  
翰林院為他日修實錄地也取閱見中有去取  
因問把冊書吏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

所答旁一書吏曰若聾耳清不得已以口逼耳  
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政因嘆曰彼何知誤  
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本官手  
酌未幾清以言謫恐又聾者為政矣  
總督熊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張獻忠猾賊也  
屢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  
清叔侍御嗣京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  
耶明恭湖廣人與司馬楊嗣昌同鄉兩人俱力

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  
哉

清巡視十庫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  
巷中自田貴妃入內製蓬覆其上往來無阻無  
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  
宮建一臺置小洞與帝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  
首不加笄每着衣必日更數色又帝所冠平天  
冠舊皆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所用珠皆大

如彈丸石少珠多光明炫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  
后過帝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其宮半年  
其實妃不能文帝故命為之以諷止后又量示  
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庫內官所言又云凡  
東西宮對帝皆自稱女兒  
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  
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

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來紗帝甚悅  
命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帝一日於宮中聞田貴妃竊撫琴問在家師誰  
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  
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  
時張皇后有母金夫人時得入見益繼于周而  
數于田也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  
亦得借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議恐別垣有  
言于是先劔異已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  
曾應遴等前後改入兵垣自此科員如屬員一  
聽指麾矣或帝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  
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清謂諸公曰昔人  
謂耳属于垣今敝垣獨不許耳属耶諸公默然  
侍御張孫振巡按山西為巡撫吳姓所糾逮獄  
或言欲擬戍恐姓嗔者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

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姓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姓罪姓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况于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姓也時給諫徐耀在坐以爭宋頴二公謚與清隙遂以清比孫振為言立言之難如此副總兵楊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清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

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流官民兵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于應襲皆以比試比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

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共之務而增官  
增兵則可商有三欲取官于武科既羅布未充  
欲搜官于白衣豈鑽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  
欲聚兵于屯守而雞犬本靜既恐驚下鄉之蚕  
漁欲集兵于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  
帑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于司農而三空  
四盡之餘既難為點金之應欲派餉于閭閻而  
剜肉敲骨之下豈能為炊石之供則餉之可商

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乃可  
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  
以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  
溜將奈何若俯鑒臣議敕部酌行則官即為將  
軍即為兵軍糧即為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  
留中

清署篆時同官袁愷忽入預與清別驚問故愷  
袖出一稿示曰已上及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

不宜過寵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  
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三言上不宜贅設總監  
以掣諸督撫肘其四言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  
輕罰重之刑部尚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  
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尚綱切言之  
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  
觀是忠是佞更望明主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  
妨賢路閻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而况

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帝是時已疑國觀故  
不處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  
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帝一改票便加降調耳  
閣臣林容之度一時乃爾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臺省以年例  
為劣轉然非盡公道半劬異己耳愷忽具疏云  
凡科道升秩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  
遷啓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

瓜者皆為努目

帝於輔臣擬票及刑部諸招間不適意則或抹  
或又輔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繇輕之重然帝  
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輔臣遇  
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  
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  
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  
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息不則者噫

律例蕩然矣

帝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  
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  
一奸棍心涎其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  
殺母并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  
律擬凌遲帝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  
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挺王鳴喜辟帝命  
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知縣劉業嶸

不時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候其矜慎如此  
輔臣姚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  
太廟犧句人哂其言及後輔臣薛國觀周延儒  
相繼賜死人始以其詩為讖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  
師習時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又各  
有六人六部兩直十三省各有端司故閣部臺  
省訛舛靡不駁正者乃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

淡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摸揣周張故為  
帝所輕多無煖席

帝感念皇生妣從群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  
清導駕見帝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  
手拭淚潛然不能止

都諫徐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司馬楊嗣昌  
以邊才薦一日帝召耀與侍御楊繩武對殿前  
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口數言耳都諫



姚思孝面尤之耀侯思孝退語清白耀書生耳  
若令被甲穀子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為能此  
我之能也

給諫左懋第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  
尤好談節義清時上疏為開國靖難慘死諸忠  
請謚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懋  
第或滯毋教居多

都諫徐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冢宰謝陞將  
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或問之耀曰  
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他日  
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一分則  
受一分之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  
必同鄉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葛樞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  
太宰亟推大行王重上聞故三衙門皆不得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  
孫捧有太祖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  
都尉李祺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為民即臨安公  
主出也因公主主號泣上前故上賜之龍封。面  
書云勅賜皇親外孫李盛慶受祖善長因國事  
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數滿封我  
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護國永遠世  
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友諒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  
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李善  
長衆臣詐你偽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  
毫不干你事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毫  
無犯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為國為民我不忍  
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基一時敗友諒十  
六萬大功今你男李祺外甥福緣已故止存三  
外甥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為民取復

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糧  
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勲臣勅賜皇親  
云亡時帝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  
似餘不盡似又書胡惟庸為容書祺為棋且善  
長之死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而此敕又  
云仲春月故輔臣皆以為疑適少宗伯錢謙益  
出都以所抄閣中奸黨錄示給諫宋鳴梧且云  
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與火者俱有招寶錄猶  
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偽及下撫按查  
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長後俱實但龍  
封真偽不可知時給諫熊惟典先為績溪令語  
清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相  
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清時為  
刑垣疏請世選方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  
封真偽卒莫能辨惟司寇鄭三俊有批云若善  
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此言為得

樞曹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  
考選觸詞林楊士聰怒士聰常語人曰某司李  
冷曹尚以同籍薄致慙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司馬楊嗣昌意  
也獨若麒不得嗣昌胞中固有優劣耳觀兩人  
末節可見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倭躬每同赴宴非前  
輩帖邀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二

日早朝某詞林以臂格編修吳偉業抑使下其  
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答三  
十此官泣訴前輩云無例簡討沈廷嘉咲曰此  
某四府某大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筮固宜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同  
官陳啟新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  
而江南考選知縣陸自嶽遂以訪單書公舉翰  
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去國都諫徐耀每事與

商啓新始喜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闔  
置瓶中夾取得行人張一如思孝深病之其實  
啓新在坐唯已而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  
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歎每御史  
來謁俱往答非體也帝庶知不旬月罷  
帝每于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清在刑  
垣時見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

蒙欽點然京卿外遷巡撫者重則下獄輕亦帶  
降惟留內者不數年便至部堂如山東巡撫顏  
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巡撫解學  
龍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如都  
諫徐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都比  
比皆然帝亦不能察也  
璽丞戴澳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  
先陪後正可翹足待耳非有以中帝所喜恐不

熙時帝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吏害帝命指名具  
奏倉卒無以應再回再詰不得已遂叅及嘉興  
司李文德翼平遙邑令王凝命德翼素有文名  
而凝命則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款  
皆臨期丐取給諫沈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  
鎮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翼鄉同門  
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侍御李應昇之舅蔡壬順自號東林鄉人刊  
尚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携數十部至  
京時都諫徐耀見有己名恐為異己所構遂以  
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  
膽古有上書恥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  
云盍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  
氛從此靜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  
初敗獻忠于馬腦山幾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

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或曰飲醜也  
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  
為不祥後卒棄市

同丞孫三杰先為吏垣以連忝輔臣溫體仁謫  
轉今官時輔臣薛國觀日與東林構而都諫劉  
安行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忝安行以伊  
壻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囑處

則國觀當以受囑處耳帝見疏命取原卷進止  
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  
地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sub>上</sub>卒  
于京

戊寅六月十一日東廠接出聖諭勅總督東廠  
王之心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深可驚  
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  
之良善飾虛為實大犯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

和近來人情姦者固多讎詐亦復不少今後凡  
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嚀刑  
官查質真者據實叅奏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  
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擊人私行拷打彼  
卑官小民以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心  
是以有錢者放無錢者方呈稟所以真者不勝  
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亦家財盡矣甚者張冠  
李戴增少為多或久禁暗刑或苦打屈服可惡

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內臣以清嚴  
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疎忽偏聽若事果偶誤  
縱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  
虛公聽之舊例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  
人罪偏執已見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  
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因此擔延滋曠溺  
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抄  
帝憂國用不足發萬曆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



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質堅而味永與他參迥  
別惟儀曹吳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  
畜質易獲可數萬金  
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快亡及召  
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  
持耳聲色俱激帝嘿然既退給諫馮元颺曰彼  
欲以此激上為黜用地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  
日竟入閣

廷尉范復粹與清比鄰不數日大拜清往謁見  
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  
四知與蔡國用皆庸清語銓曹申佳胤曰若輩  
縱不能益國或不至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  
識又無力聞所稟擬或駁則心手俱戰慄極力  
附會恐庸之害甚於伎也果然  
司馬傅宗龍初見帝諄亡以民窮財盡為言云  
餉不可加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

天畫地言愈力帝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兵事耳既退語輔臣曰宗龍所言皆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允者未幾下獄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啓沃則無一非輔臣職掌等語帝加大圈十九命輔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喜清曰公禍自

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幾疏救司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輔臣以私怨處又若此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兢亡每語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擬辟則上自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  
及事下刑部司寇甄淑改辟俞之時事關兵部  
司馬楊嗣昌仍擬戍亦俞之清心語曰此正可  
借題洗發使帝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天下知  
帝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  
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為此一事言而實  
不止為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為  
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

時嗣昌以部臣兼閣術遂不敢言而止恨清刺  
骨矣

司馬傅宗龍以復疏怖帝意下獄入門即索錢  
及行至天下之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  
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少司  
馬謝啓光下獄為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清  
時以久旱疏請寬刑且列二事于疏末有不知  
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獄吏之貴移為牢頭

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翼朋輔臣薛國觀門生  
許璟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責清以不得暗  
有把持不過謂帝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即處耳  
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召司寇甄淑  
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即叅處淑承旨又曰  
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叅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  
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上命公叅把持者  
不承旨為何於是明恭主議于上而提牢官傳

語于下此淑劾清一疏所由來也輔臣批云明  
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來一二同志見旨嚴  
憂不測清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賂又不徇情  
雖官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回人于生而自  
陷于死無此天道也况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  
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再降一級  
調用輔臣意也  
司寇甄淑疏下或勸清托人兩解清咲曰寧敗

吾官耳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  
矣又侍御郭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款授清  
欲清入告清曰我為諫官時即對天自誓止就  
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款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  
海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節無論公論難於自  
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  
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  
明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廠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帝間  
取數事及于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贖  
揚當開導是歲元旦朝賀罷給諫戴明說曰若  
今歲冊封矣清白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  
奏恐未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給諫  
王文企以極陳催科之害被謫清往謁別且曰  
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罰請徐之公先  
我繼耳果如言

清降調後周丞金光辰為清言往伊為侍御時  
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詞  
林胡守恒語清云往給諫吳家周以劾輔臣溫  
體仁被謫時先聳之言者給諫孫晉也往謁蒼  
頭與主人皆努目視清聞而咲曰兩公言往事  
吾言近事近給諫葛樞被謫有謂渠大癡徒拋  
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帳相賀想當代  
予努目耳夫公論鬱于上則清議明于下今兩

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而退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詞林劉理順從未識  
荆獨命騎顧清且袖扇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  
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梁湖上峰  
巒遠天邊露雨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時  
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  
逆鱗耳理順甲戌狀元杞縣人為同袍二十八  
年所居止茅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開說一

事遂棹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  
曰天從人願後殉闖賊難  
同少傅永淳先巡按陝西劾巡撫李喬遣戍及  
清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曰首謁於宅以喬為  
清叔故也少司馬王道直略清言司馬傅宗龍  
入獄為牢頭所詐清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為司  
寇甄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曰托人言  
於清求回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

淳冢宰乃知為大官者必須小膽  
詞林黃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楊嗣昌不當奪  
情入閣一言總督方一藻撫邊事一言不必又  
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  
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俾班役投  
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或用  
則已即為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  
用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

枚卜既下班役絕望乃並投三疏故帝詰道周  
當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  
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

周丞金光辰與清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  
計傾也清曰彼以計傾我亦以計傾彼相當  
耳出爾反爾先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  
為牖下老乎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為厥緝云  
受錢霖賄下詔獄當淑入獄時聞獄中紳民皆

欲痛擊秋曹葉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乃以獄  
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乃稍歇  
然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  
回必各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僉押於直隸  
巡按監察御史某准此則用朱筆大直于批後  
又書候回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宮用印清曾頤



同垣咲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時  
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  
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  
大約科臣僉押疑代皇后為之者  
萬曆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內  
遷然初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街而列今街  
于後院道皆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  
賓禮惟詞林項煜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

院道反往拜給諫葛樞遂踵為故事獨清以為  
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欲仍如前會丁內  
艱不行

內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  
糾擬絞繫獄清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  
酌中志畧叙次大內規制井口而所紀客氏魏  
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  
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

又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  
網羅可嘆後竟斃于獄  
都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  
都應接不暇不二月清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  
止同郡給諫顧國寶徐耀一至飲數盃即行孤  
立無倚者喧寂迥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  
環而獨蒙欽點者乃清也  
別駕朱術珣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

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特召親承召對之官  
一出門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給諫陳  
啓新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  
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二疏同日下觀者傳笑  
清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歷官郡守以謫滇  
遂家滇者為賴公傅友德後名山藏史槩皆因  
之及清給諫刑垣晤司馬傅宗龍問公信賴公  
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學士楊

慎傳內謂某方伯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  
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遂去其言  
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玄孫其曾祖良弼嘉靖  
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覲世爵者必指此  
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及  
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  
一疏

己卯 月帝召對候考選諸推知于中左門命

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槩韓城邑令  
左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  
奏及諸臣各奏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  
中使設冰水一甕于側內貯四筒少傾命中使  
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  
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  
之狀元劉理順俱以第一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下

興化李清記

壬午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錄謫降諸臣吏  
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  
輔臣面議或指及某曰帝曰此喜事者止點四  
人復職清名與焉雖濟七名賢實不止此然蒙  
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科不數日即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

險而行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  
曹周鑣中丞方孔炤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  
昌時改文選正郎元璐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  
給諫廖國遴揚枝起為侍御孫鳳毛所糾相顧  
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  
有不然者

少司馬倪元璐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  
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

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意欲節  
此費耳後詢前後巡漕諸公云貼腳無幾客妄  
言也

河道總督黃希憲于濟寧坐間言首揆必敗清  
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正儀每得  
乃兄手書即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  
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上耳目廣終以此敗耳  
首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冢宰  
趙南星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鄒維璉于吏部時  
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  
又自吳昌時始輔臣吳姓與昌時密諷之曰聞  
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  
稽勲驗封帶管文選如何昌時正色曰上欲為  
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况目前吏部諸君皆  
予手援彼乃後輩也未幾竟敗

帝一日語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  
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  
後皆啟竇通賄每奉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  
警時清叔嗣京巡按福建與延儒疎又輔臣吳  
姓同里至戚也銓曹吳昌時以姓督師有離心  
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延儒時冢  
宰鄭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僉憲毛士龍  
之糾緣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籍制  
臺省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垣都諫吳麟徵  
掌河南道侍御祁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  
幾兩倍舊額蓋因帝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  
他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忿為言耳時浙江同  
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時麟徵彪佳皆注  
成勞目視惟侍御向北詬誅尤力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輔臣吳姓曰

惟此一着可為冢宰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  
以休容為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  
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冢宰  
為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時不從姓乃  
言之冢宰鄭三俊三俊然後以昌時意堅僅  
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平  
者充之中情怯耳一時眾口交沸識者皆曰昌  
時之禍從此始矣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  
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  
無不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  
之故實與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  
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  
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嘆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都唯  
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給諫廖國遴楊

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銓曹  
吳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都諫吳麟徵語  
清曰皆廖楊所為時兩人已下獄清驚問故麟  
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為不堪者耳  
都諫吳麟徵為清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  
祖父母皆執贄稱門下士彼茂冠博帶此方巾  
便服延送至中門止益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  
不執贄者即于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輔臣為愧至  
此番獨不然每過輔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即  
某道周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甡尚聲氣間  
出偽士惟蔣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  
附焉

清族兄沛輔臣吳甡甥也清賜環北行沛曰第  
行矣何以益吾舅清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清  
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

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  
吳二輔臣處人競挑激時給諫韓如愈清同邑  
同籍也相見感著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  
難為婦若何清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  
耳如愈首肯故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庶及居言路亦  
孤立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  
暱也清登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

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為君子清為揭去  
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  
往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  
法慘急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  
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擬未  
足蔽辜是罪浮于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  
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体  
致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槩從輕之

重誤矣時輔臣見此數語恐拂帝意止批該部  
知道帝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輔  
臣疑帝怒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帝仍不  
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  
虛公祗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為二審又加勅  
諭為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給諫曹良直龔鼎孳居言路相厚清偶一日往  
謁鼎孳門者固拒因指良直扇詰之遂入時鼎

孳尚未櫛沐與良直同語內室清曰言官難兩  
人問曰何難清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  
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  
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竅構此流弊也又曰注  
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光辰語予云  
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殺  
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  
方嘆金公言不悞耳兩人知清諷彼不悅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因給諫周瑞豹作令  
時以錢糧未完先出已贖代納故得與考選已  
事發奉旨議處時首揆周延儒以瑞豹其門人  
力救之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  
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  
糾延儒一疏實廷尉孫晉意授人疑晉欲吳姓  
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  
出為宣大總督開元請對意在攻延儒故請屏

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  
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帝命開元其本蓋欲其  
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銓曹吳昌時至開  
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勒刪帝怒謂  
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金吾駱養性為延儒  
援用姓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帝召對言  
及各衙門弊實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  
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

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需  
嚇尤橫即途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遣緹騎  
帝然之養性不悅適開元及給諫姜瓖廷杖旨  
下養性密語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旨置而  
人死予不奉詔國遴以告給諫曹良直良直即  
草疏入告謂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上有此  
旨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  
此恨良直入骨帝一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

養性飾詞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帝亦  
遂無意殺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諸臣私  
語以對大約皆指延儒守不潔而昌時所言亦  
供入疏內疏上帝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  
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姓勸延儒宜自引咎而  
請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廷尉孫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為人圓巧  
善于迎時及總督宣大清謁之城外見其身着

兜鍪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  
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  
言宋學顯所舉邊才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  
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鏞密每入見非  
竟日不出揭陽令張明弼鏞母舅又師也撫按  
交薦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肚單又原任封丘  
令曹宗璠鏞婦兄先以銀陸兩餉邑紳秋曹邊

之靖為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閣不發人皆謂  
鑣所為清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札示清先諄  
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  
邑諸公花押而廷尉吳履中列名焉時鑣為給  
諫韓如愈所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  
耶

帝以邊警日迫與輔臣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  
傳聞懿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誤皇妹也

宗廟陵寢居此遷安往且厯言延儒短周后以  
聞帝大怒遣宦者往詢懿安索傳語者懿安堅  
諱帝堅請懿安急欲自縊帝不得已遣延儒代  
征蓋觀其後也一云金吾駱養性重賂周皇后  
父奎故后言于帝未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從行與清皆  
及門也時賓客猥雜清因語士亮曰凡觀人當  
于其骨今日掃門也年下石非兩人也若非門

生湏不屢邀不往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其行時識者知帝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用總兵劉澤清為中軍官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皆密以聞帝始大疑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脊煙起疑有火災諸輔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

異云

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承天失守帝召對墮涕諭輔臣吳牲曰卿向歷岩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帝命條奏來看牲疏言自成蹂踐兩河聚衆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敵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

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剿疏入不下姓請面對帝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姓奏良玉跋扈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閻部而良玉退踞江漢更有甚于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剿勅寇

退可駕馭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兵姓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司馬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



往北必俟敵退方可調度帝曰姑俟敵退兵集  
啟行未晚也已演復具揭留通兵已得旨姓又  
揭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  
兵遷延久之姓遂得罪初閣部楊嗣昌出視師  
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總督丁  
啓睿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  
誚為左府幕客姓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  
服姓威名聞其至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乃

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事乃關  
天非獨姓之罪也

輔臣吳姓奉命勅寇久不行而首揆周延儒奉  
旨代征朝拜命夕出都司農倪元璐述輔臣蔣  
德璟語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  
首揆疾趨可見清具以告姓曰無兵安往時  
都諫孫承澤亦力言宜速姓皆不以為然蓋因  
姓屢奏請行以無兵為言帝曰徐之敵退則兵

集獨卿往何益然帝意實欲姓先往而以兵繼之也初姓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兵剿闖帝以語姓姓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帝不以為然則已微見其端矣姓又面奏帝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微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勦寇勝着耳帝允之及疏入留中

總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趙光忤為人粗率先未聞知廣恩密請帝召入京錫之宴用為武經畧時帝頻誅諸大帥又故經畧袁崇煥亦以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為名盤桓真定城下輔臣吳姓欲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率勦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帝命內臣二人齎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為姓用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良

王兵追殺復退帝密遣中貴賫金幣往營諭之  
未幾楚按疏至併無追殺有功情狀輔臣吳姓  
密具揭言良玉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  
疑惧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懼愈甚  
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賚未晚  
也帝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  
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技効兵助先生  
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寬假良玉

若此

輔臣吳姓語清曰我日請兵已不集若先出國  
門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總兵唐通  
兵又為輔臣陳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  
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內  
官賜銀牌給賞越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  
閣或云金吾駱養性之媒孽也  
輔臣周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帝意而賓客猥

雜酬酢紛紜竟忘帝為雄祭主也及北征歸帝猶錫之宴手玉卮賜飲又失機督臣范志完趙光怵等或戍或徒不由刑部閣擬皆從輕帝悉俞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議單皆褒貶相半獨都諫曾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清華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

減韓范觀者失笑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叅者抄叅則撫按及部疏也會給諫劉昌于數月前糾督臣趙光怵又云督臣范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怵江西人與都諫曾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疏者衆但應遴抄叅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其過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于轉盼譬如傅

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于湏臾疏上留中  
都諫曾應遼與給諫韓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  
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  
都諫奸則糾之吾忝居言職敢恤察誼而欺明  
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遼先為揚嗣昌私人便辟  
庭中伊喔闥側故繇兵部改兵科者嗣昌力也  
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尸夫嗣  
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遼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  
嗣昌既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  
國觀同鄉詞林衛胤文也迨國觀譴後又疏彈  
胤文為解免地時胤文微色發聲云彼手書尚  
在應遼始惶懼求解得真無言其反覆二也國  
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我一  
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註  
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發抄則云首揆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遼疏也議  
單方出媚牘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  
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  
牢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玄則為  
三反應遼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  
次日帝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  
該部叅看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絕不絕

人笑其以口擊賊耳及主政曾應遼改兵科亦  
踵故智日具一疏帝一日召詰曰汝為兵科嚴  
戰守劾功罪約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遼  
慙而退

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等疏  
平心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  
將大用藻德遜謝帝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  
作福耶越數日大拜首揆周延儒奉旨看議

給諫袁彭年先以司理轉儀曹因病乞歸及起  
補復疏求考選輔臣陳演嚴駁不行彭年又托  
儀曹周仲璉言於首揆周延儒再疏票允始授  
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首揆旨  
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  
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器天指心誓不負  
政府處也

首揆周延儒看議甫數日僉事雷縉祚回奏疏  
即到太僚則范景文等詞林則方拱乾等言官  
則朱徽沈流培袁彭年等景文雖延儒同籍然  
甚疎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流培皆  
門生也疏中所劾帝親加塗抹若甚怒首揆者  
且召縉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帝  
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拱乾與質拱乾辨析甚明  
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為督臣范  
志完行賄而敵騎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

志完乃延儒門生又有子為金吾賄豈藉外人  
續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輔臣  
陳演密聞之也續祚初忝延儒召見揚口有驕  
色以總憲自居大書掌扇云不要錢不怕死武  
德道已命復任始氣沮  
首揆周延儒既奉旨放猶疑給諫曹良直龔鼎  
孳有言託輔臣吳姓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  
上時姓尚未出都良直不時過從故人愈疑之

姓語清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為  
之我不知也疏下亦加塗抹與僉事雷續祚前  
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頻過首揆若甚款殊不  
可測姓將出都語清曰幸語龔君弗言及首揆  
人將謂吾教之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  
款又密疏一封力言輔臣王應熊為延儒私交  
疏上皆留中延儒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  
斥皆由此或云鼎孳諸款皆得之給諫廖國遴



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姓行後，輔臣黃景昉語清曰：吳公必有後禍。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首，揆疏必云是其發蹤，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輔臣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少宰沈惟炳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至是，復與輔臣吳姓左時、姓以督師集兵未行，惟炳疏請之。楚姓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姓逗遛，及姓罷謁，清言此劾非得已。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炭，故憤痛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給諫陳泰來疏亦點綴數語劾姓者，兩人而已。姓督師時給諫光時亨自請監軍，以姓不行止後，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都諫沈胤培也。胤培是歲應入春闈，都諫曾應遴以胤培科資先已恐不行，則已入闈無階陰咬。

給諫龔鼎孳止時亨行遂已時亨失身闖賊若  
輩誤之也

帝召對推知俱以圈點為高下侍御蔣拱宸初  
得圈自負必科然帝以巡方任重欲擢置御史  
會有覲科者謀之銓曹吳昌時昌時言于輔臣  
周延儒示意司馬張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  
二人察視諸郡城守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  
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時復啖當路

以拱宸監督臣趙光忭軍時督臣范志完盡調  
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踈拱宸懼獲  
罪促光忭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  
催戰罪拱宸光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  
謂往日以不戰挫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  
昌平內官以大挫報帝怒時拱宸疑昌時啖之  
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昌時慣通內  
每閣票一旨必先知先是以衆論沸騰疏乞休

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旨未下  
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與拱宸質御  
前拱宸幾屈惟所糾昌時預聞旨一款帝取原  
票閱之果是拱宸劾疏帝日置案上親閱訖  
納袖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諸  
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侍御黃  
耳鼎亦有糾疏在拱宸先獨不下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駱養性以楚

人繼盡草孟明諸厥後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  
欲除養性以己心腹代適侍御金國昌疏糾養  
性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  
周延儒亦有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鄉試座主也周吳二輔  
臣罷昌時與給諫曹良直輩又百計圖演聞演  
親過昌時寓致慇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  
即行然恨昌時入骨久其得禍本此

帝御中左門召侍御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質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帝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錦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楚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周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吳姓督師百計延挨為推卸地延儒被糾

姓何獨無糾既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時帝携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馮地蓋輔臣陳演孽姓于內金吾駱養性構姓及延儒于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群小藉為口實者又給諫曹良直等為之耳  
輔臣吳姓得罪被逮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姓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

馬能延時日但姓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于臣又慮鎮臣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已徧于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良玉倡議勤王盡為收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名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于六月間活姓

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歎歎一時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銓曹吳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中翰王陞彥以乙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已訴上帝寬獲伸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庶常鄭昂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冢宰鄭三俊人欲擊昂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帝獨斷誅兩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

是過也

給諫黃雲師號雷岸侍御王燮號雷臣皆疏糾  
同丞賀王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辨疏  
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  
月餘雲師疏方下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  
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  
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

警已退半載而諸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  
至也

督臣趙光忤猛率喜談兵以邊警赴召聞於某  
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忤坐地不起以死自  
誓諸將迫之方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  
志完同誅人頗以為冤蓋帝曰總兵白廣恩一  
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司馬馮元飈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別登請兵則

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筭法也後元颺以  
憂勞成疾帝遣中使往視賜米酒等物名賜實  
矜也尋以真病得放天津巡撫馮元颺老言路  
諸公皆知不勝任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  
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  
清挺元颺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居鄉甚善故  
皆以功名終

少司空陳必謙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東林初  
起皆伏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翻與角若用其  
銳以反攻吾黨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繼  
敗時人皆謂金吾駱養性所為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糾劾或條陳見即抄不絕  
至左右給諫則漸登音矣都諫尤甚大抵散負  
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為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  
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  
後罔愧也清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

時寫本者阻曰教矣曰何謂對曰散負以月諫  
左右都以季諫清笑曰我不願為季給諫  
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諸公所劾贓款實  
莫須有謂不如是不足以聳上聽耳然啟新非  
無欲而人不敢賄恐以為奇貨故也時奉旨下  
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過淮訪之總督史可法  
止策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為虛則言旨給諫姜  
珠等必獲罪若以為實則所坐數千金誰償或

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帝特命啟之見篋內有  
元朝會圖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  
悅此銓曹吳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  
三軸非也

司馬張縉彥初入都召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  
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  
乃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沉



汴河欲選慎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屬意者襄城伯李國禎與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也國禎後殉難

帝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侍御黃澍其尤而最後無賴董心葵亦謬邀召對給

諫辜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做事若與楊嗣昌張若麒等粉飾闢辨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在此不在彼况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照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樸

誠若徒以小才喋口付之事權漫焉嘗試追悔  
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  
元年冬帝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  
身題考中鄭之惠曹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李  
端入司禮端京師人本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  
外人交通後以賂遺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元魏孝文帝應祭于洛陽之

瀍西而國初禮官失稽誤祭於陝西之富平蓋  
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孝文陵也清言  
於禮垣沈胤培疏云魏有兩文帝名宏者蔚然  
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虛器按魏書馮  
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  
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悞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相高即間有假借

猶存白日面目耳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多  
改前轍而省中尤橫因具疏云臣觀古忠臣事  
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急其所憂  
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厯咨警者非憂在邊與寇  
乎故臣為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  
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  
所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  
也一曰邊警今特暫息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

門之鎖鑰誰司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曰寇氛  
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扃鍵誰  
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  
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  
焦勞者亦莫大於此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  
西邊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  
孽然無能損其丘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  
誑則莫封疆於外正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

門戶亦駸口亂苗矣蓋始猶正與邪角而今則  
邪與正混言夷行詘文章之外另有肺腸致涇  
渭不分可嘆也乃其最無賴者忽呶喔入幕忽  
吒吃反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  
當於炎處尋冷故非獨貪如嚴嵩專如張居正  
所宜裹足即望塵三楊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  
無骨耳况下焉者乎故臣謂門戶之尤敝極蠹  
至此為烈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

疆辨果閉門誦經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  
為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飲博譁呼對敵色奮  
必寇準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去  
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  
以奉公之誠偽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則  
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  
致疑直相與滌肝協胆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  
之場已爾繇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

事之人此身即不必在朝廷繇是恩不自我尸  
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為此日即可用怨家封  
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  
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觀自古忠臣謀國時  
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  
欲諸臣以籌邊畫寇為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  
膜外視而玄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  
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即以君子與

君子角究竟何便道之有是故宋雒蜀朔之幟  
標則君子分曹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  
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  
而悲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  
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  
子與君子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  
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  
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二三敗類貌君子而實小

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  
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  
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既欲襲美簧之百舌以  
鼓喙遇小人則能為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  
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掃門比比是也謂是崇  
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  
叛特起郭子儀為帥時李光弼素不相能入見  
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

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于百戰而  
不知其止收功于一著夫所謂一著者人和也  
今敵驕寇橫勢極恣憊而文與文相鏖若身居  
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為器獨  
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匱  
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遺其才  
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眾人籌一事非  
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

部曹皆無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  
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  
使諸臣果羣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  
也專於此則不分于彼也然則伏馬之不鳴乃  
為息乎蓋鳴臬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盼日鳴  
臬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願為  
司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夫是非淆於盈庭而  
聽之衆咻則愈惑端邪迷于築舍而裁之聖斷

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  
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  
茶之輿論決之獨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  
置風其少息乎疏上亦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  
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  
此立意虔若鋪張題面媿也紙上者借耳無為  
所欺也

盱眙縣陳岐山僑寓常州見陳組綬年尚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樞曹李青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帝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含殮

訖亟歸至良鄉又見無首人來索命卒於邸清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它疏皆然或疑帝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上諭云為國者為君子為身者為小人即清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帝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山東剿寇功曰中璫濫叙為公論所譏山東總兵劉澤清上疏辭恩蔭輔臣吳姓擬旨允之語首揆周延儒曰中璫昨叙功者上旋即處分澤



清之廢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  
允辭矣澤清叩恨適澤清遣使行賄刺取兵垣  
章奏姓同邑給諫韓如愈署兵垣事疏糾之奉  
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慙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  
謂讓返其賄甚恨且疑姓指授然如愈實非聽  
人指授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一  
騎名楊國柱者指麾加办云為主帥報仇澤清  
使之也初延儒罷給諫曹良直疏糾并及澤清

行賄清與如愈閒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  
所制若因數疏激變言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  
差往迤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事可為也時不  
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日即北都  
淪陷帝賓天之先一日也澤清又欲殺侍御蔣  
拱宸以不值免

逆璫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  
御史乃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三

人皆死鎮撫司僅慎言成清為刑垣時同多官  
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中尚有二彪  
存不知帝何以不誅闖逆陷京師欽程遂為漏  
網亦可嘆也

輔臣陳演新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總督王  
永吉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  
遠害不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  
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清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折及闖  
逆入都清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清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舟欲入謁諸僕  
以緹騎同舟阻清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煊赫而  
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以聖怒不測為憂  
清勸其速行又曰今日殫劾之人半是昔日委  
蛇之人何也惟相對太息而已  
清奉差至姑蘓晤詞林徐沂銓曹吳昌時兒女

戚也語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  
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日敗官某日罷辟  
皆非其所為輒宣言曰忤我衆怨所萃禍能無  
及  
清差竣返揚州適輔臣吳桂以遣戍歸與同郡  
進士鄭元勳侍御喬可聘往謁清先至首言銓  
曹吳昌時反覆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  
供云公稱侍御蔣拱宸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

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以此下石拱宸  
并下石公耳桂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以憾予  
故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清先有  
言又言昌時媵阿狀云先得罪周輔委蛇蒲伏  
頓首不起桂又正色曰不然此嗔昌時者所砌  
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可聘至又不知清與元勳  
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納賄若干某事  
納賄若干言尤力桂訝曰乃爾噫三至投杼矣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  
人首然耳目口鼻咸是又徽州民家牛生犢二  
首  
甲申二月闖勢日熾薄真定巡撫徐標為叛兵  
縛去簡討汪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闖賊  
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  
奸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  
銀庫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

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  
主日晏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吳三桂唐通  
入援而邊警更烈關門危殆真不知所底弟命  
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  
于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  
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  
今尚何處伸其狂嘍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  
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

不要耶年兄此時移孝為忠久卧苦次不妨挺  
身為士夫百姓倡江南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  
于北必長驅而南其不為秦晉續幾希矣賊之  
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之失賊尚  
未到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冀命  
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  
奇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  
狀年兄與史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

幸甚今都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  
尚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恐言  
弟死不足惜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  
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給諫吳甘來  
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詞林馬世奇與樞曹成德書云吾  
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而  
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

輩為其難亦為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  
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為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  
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  
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  
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  
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  
免越數載訛傳德未死旦暮將至二內人忿然  
曰若渠果至吾輩必死名死實生雖生何顏其

刑于若此

帝甫五歲生母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  
尊養為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  
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畫工詣新樂  
侯劉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圖  
具鹵簿以進帝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景  
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  
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筭當  
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帝益歡敬思皇太  
后不置賜賚金幣有加帝之孝至矣  
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鞏永固善永固尚李  
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  
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  
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  
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

柩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帝曰  
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帝哭文  
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  
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  
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子今亦有三皇子惠  
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  
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

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如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福王在金陵先從內閣高和圖之請上帝廟號  
曰思宗清請改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紹寧  
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  
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  
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命用毅  
偶讀一閩紳集見稱帝為威宗二知又唐王在

閩時所改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又  
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顛祖其臣祖  
璉有夙憾上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  
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璉貶逐後乃  
復舊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齊洋同廟  
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  
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帝廟號既改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商



之清清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  
陵志儒是之

二六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